

八聲甘州

西北万里寻祖记

欣力 著

端郡王爱新觉罗·载漪、兵部尚书陕甘总督伊犁将军伊尔根觉罗·长庚之玄外孙女，寻先祖遗踪，向西北万里行，在山川湖海老屋旧瓦之间，实现了一次时间、空间乃至心灵的穿越……

Echoes from the Last Dynasty

Searching for My Royal Ancestors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八 聲 甘 州



西北万里寻祖记

欣力 著·摄影



Copyright ©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声甘州：西北万里寻祖记 / 欣力著. — 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1.6
ISBN 978 - 7 - 108 - 03657 - 5

I. ①八… II. ①欣… III. ①区 (城市) — 文化遗址 —
简介 — 张掖市 IV. ① K8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6234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
封面设计 罗 洪
责任印制 卢 岳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14
字 数 130 千字 图片 112 幅
印 数 0,001 - 8,000 册
定 价 35.00 元

目 录

引子 3

第一声 长庚应伴残月——绥远将军衙署寻长庚遗迹 8

1914年11月6日天津《大公报》载伊犁将军长庚的讣告，说袁世凯曾请他出山，再当边省将军，他拒绝；又说他“不以病死，老成凋谢，言次喟然者再。”讣告不知出自谁手，竟然连感慨一并写上了。

第二声 无情对面是山河——向内蒙阿拉善亲王府途中 33

没落皇族，就是张爱玲说的：华丽的袍上爬满了虱子，招牌大，内里空。岂止是空？简直就是腐朽。出生在这样的家里，我以为，注定了一生悲凉。

第三声 我的阿拉善——在阿拉善亲王府 53

两扇厚厚的大红门虚掩着，左边八十一颗门钉，右边也八十一颗，黄铜的。1901年，端王载漪被“发往新疆，永远监禁”，他违旨到了这儿，投奔阿拉善旗第八位札萨克亲王——他的大舅子多罗特色楞。两年后，载漪的孙儿、我的外祖父毓运在此出生。由此，我生命中挚爱的两个人，毓运跟诵琴，开始慢慢铸就他们的姻缘。

第四声 千山暮雪，只影为谁去——在南寺寻仓央嘉措 85

圆寂的达赖喇嘛，灵塔都在布达拉宫，唯独一个人的不在——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。他的灵塔在阿拉善左旗的广宗寺，人称南寺。我来这儿，为了寻他——那个看似放荡不羁，遗世独立，其实最渴望被祝福的灵魂。

第五声 爱莲说——在中卫 112

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，男人可以妻妾成群，女人似还要为贞洁“守身如玉”。我姥姥赵诵琴呢？她想离婚！用她自己的话是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”。离婚不成，自杀未遂，活着受罪，空门太苦，不如一死了之，诵琴生来就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

第六声 九曲安澜——在兰州黄河铁桥再想故人 139

端王载漪痛不欲生，要扶灵回京，安葬长子溥儀。十七岁的毓运骑马跟在爷爷车旁，寸步不离。爷爷是罪臣，爹又死得蹊跷。生活刚刚开始，已经在他面前呈现出无尽的凄怆和苍凉。他看见黄河了吗？那奔腾咆哮，九曲蜿蜒，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，就像他即将开始的人生——颠沛流离，曲折顿挫，泥沙俱下！

第七声 忆王孙——在张掖 158

端王不是喜欢他的儿孙个个是大丈夫吗？这就来了一位。我觉得我姥爷毓运一辈子干得最漂亮的事，就是他十八岁那年，带着娘跟六个同父异母的弟妹，趁黑夜从张掖的端王府胜利出逃。

第八声 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——到伊犁再寻长庚 181

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于长庚的晚境很贴切。要是没有那片青春的麦田和热情的马义良，可能我会更容易沉浸到庾信的意境里，想象晚年长庚的心情。往事不堪回首，再不堪，还是挡不住今生的可爱。

引子

欣力

八声甘州，词牌名，唐代边塞曲。甘州原指甘肃的张掖，后来泛指整个“河西走廊”地区，正是我行迹所至。

寻故人遗踪，为的是写我的家族故事，主角是我姥姥赵诵琴和姥爷爱新觉罗·毓运。诵琴是清末伊犁将军、陕甘总督长庚（伊尔根觉罗氏，汉姓赵）的孙女，嫁与端王载漪之孙我姥爷毓运。一个出自名门，一个皇族后裔，他们的人生，却是曲折顿挫，颠沛流离。中国近现代史复杂纷扰，就像他们的一生——大浪淘沙，他们就是那浪里的沙子，给推过来揉过去，什么时候才能照自己的意思活啊？其实，那个“自己的意思”，没有也罢，随波逐流，或者更好过些？可他们，却偏偏大有“自己的意思”。

姥姥姥爷的身世是绳头，这一拽，一发而不可收——历史忽然近了，家国、血脉，曾经的一切，不再只是书上的年表，那些耳熟能详的名词——太平天国、伊犁将军、义和团、慈禧太后、端王载漪、八国联军、庚子赔款……串起来，成我们家族故事的主脉。

那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。我才知道，那些在书上念过多少遍的名字，曾经跟我最亲爱的人密切相关。我看见他们的生活，祖父、曾祖、高祖，他们的人生，正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的缘由。

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缘由？

我的旅行，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始，向西向南再向西北，过九百里

“河西走廊”，直到新疆伊犁，访清代绥远将军衙署、内蒙阿拉善亲王府、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广宗寺、宁夏高庙、兰州黄河铁桥、张掖大佛寺、嘉峪关老城、敦煌莫高窟、清代“伊犁九城”和伊犁将军府旧址；过燕山、阴山、腾格里沙漠；穿贺兰山，见黄河；到祁连山、天山、博乐科努山、科古琴山；见喀纳斯湖、赛里木湖，沿伊犁河谷西行，见大河伊犁滔滔而去……

《八声甘州》一向以柳永的为最好，苏东坡的评价是：“唐人佳处，不过如此。”唐人佳处，我以为是俊美宽广，深沉苍劲，哀而不伤，是李白杜甫白居易，是王维杜牧李商隐；柳永是宋朝人，在这首词里，他有了唐人境界，他离唐朝才几十年啊？我离唐朝太远，境界无可企及，但“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”。

“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”如此景象，在我西行的路上，亦不少见。

西行万里，得见江湖两个，一个在清朝将尽的时候，一个在眼下。两个江湖，时空错落一百多年，从人的生存意义上说，是相通的。

端王载漪，我的外高祖，光绪二十六年任清王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后又受命当军机大臣，是慈禧太后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，他想用义和团的神鬼术“扶清灭洋”而惨败——八国联军破门而入，《辛丑条约》让中华民族陷入更深的深渊；他个人结局：只免得一死，给“发配新疆，永远监禁”，从此远离政治，后半生抑郁孤愤。

伊犁将军、陕甘总督长庚，我的舅高祖，跟端王志趣迥异。他志高才高有胆识，一生大半在边疆，是清末朝廷倚重的戍边大将，在与俄交涉上多有建树。宣统逊位，他挂印而去，袁世凯请他出山，他没应，黯然而终在北京大佛寺故宅。

我的舅曾祖、长庚独子赵欣馥，清末嘉禾章得主，官封兰州道台。他不慕官场，善诗词喜收藏，结交多文人雅士，向往《陋室铭》里所说的清雅生活；他经历了“文革”，收藏尽失，却高寿，九十几岁去

世。我两岁时跟他有合影，他挺神秘，却引不起我的兴趣，忽然间没了——我才头一次知道：死，就是一口棺材停在过道儿。

端王之孙我的外祖父爱新觉罗·毓运，青年丧父，家道中落。他十九岁出道，靠薪水养活母亲和几个妹妹；结交达官贵人，把妹妹一个个嫁给军阀富贾，这是最让我姥姥赵诵琴看他不起的。其实，他有他的难处——贵族后裔，除了个空头衔，用处有限，面对残酷的生活，他的心里必定孤苦无依。

长庚的孙女我姥姥赵诵琴，性比黛玉，比黛玉更多英武之气，她一生颠沛流离，给时代推来揉去，唯见了真爱的人想自己做回主，终于不成，晚年居然得续前缘又临死别；她的心路历程可谓千回百转曲折顿挫，却长寿到九十一岁；死前百事尽舍，才跟外甥唱了戏就去了，一点罪没受——在2006年初冬。我跟着她长大，我说她的死是喜丧，一辈子受苦修来的。

他们的江湖，波澜诡譎，起伏跌宕，是百年来劫难里的中国，家运命运密切相连。贵为王公贵族，高官显要，贵族后裔，他们活得不轻松，或者比普通人更加跌跌撞撞。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阿拉善亲王府，在新疆惠远古城的伊犁将军府，在兰州黄河铁桥，在宁夏中卫的高庙，在那么多被叫做“遗迹”的地方，我寻找他们，体会他们，“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淹留？”

贺兰山西侧、腾格里沙漠上有个地方叫阿拉善左旗，那儿有清代古城“定远营”，以阿拉善亲王府为中心。端王载漪被罪之后在此王府寄居十一年，我外祖父爱新觉罗·毓运就生在那儿。

为了去阿左旗，雨夜穿贺兰山迷路遇救，好容易上了正途，车到塔尔沟收费站抛锚，再遇救。头一个救星不知姓名好似天降的——“摩的”一辆，指了路就“嘟嘟嘟”开走了——或者就是观世音化身；后一个救星姓马，塔尔沟收费站站长，白面修身朗目，穿“将校呢”制服，

冻雨里跑前跑后，身上无棉，伞都不打，忙着督促人给咱修车，千叮咛万嘱咐地送咱上路。可咱的姓名，他连问都没问。

在阿拉善亲王府，遇女子小陈，博物馆的讲解员。小陈带着去定远营街上，从头道巷到八道巷，拣老房子看。喊一声就进，并不认识人家，只说：“我是文物局的，他们是作家协会的，看看房子行啊？”蒙古人厚道，没意见。老房子雕梁画栋，漆工尤其好，风尘不掩丰韵，可是真该修了。房主有怨言，说你们老是看，看了也不管修。

小陈穿红高跟鞋，鞋瘦、跟儿高、好样式；这鞋是参加舞会的，跟我走坑洼土路，顶着大太阳一道道巷子过去，还饿着肚子，凭啥？

开车送她回家，她得跟她妈一块儿吃饭，她妈得癌症了。我妈也是那病，她已经走了四年了。后来我写了《我的阿拉善》，寄给小陈看。一年之后我陪父亲再访王府，特别请小陈讲解。那天好多人陪着，她过来，穿了制服，发型也变了，我不大敢认，她轻声叫：“欣力姐。”行色匆匆，我逮个空儿问妈妈怎么样了，她说：“我妈已经不能自己做饭了。”

不知说什么好。柳永有句：“……惟有长江水，无语东流。”这儿没有长江，离黄河也远，这儿是沙漠戈壁啊，大风起处，沙漠走起来也像河——无语。

在南寺（广宗寺），阿拉善第一大寺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灵塔安放的大殿里，一千个酥油灯正被点亮。火苗摇曳成海，人也恍惚了，就听人问：“要灯吗？”回头，老喇嘛正看我。他从柜里取出三个小灯碗，我递钱给他，他摇头说：“不要钱。”引我到佛塔前的供桌那儿，说：“点上吧。”

在供桌上点上灯，在心上也点上灯，我的心灯是他们给我点上的——那些路遇的乡亲，萍水相逢，你待他好，他就把心给你——阿拉善的马站长、小陈，赛里木湖边我的哈萨克骑手，巩乃斯小学“语文好又会画画”的尼曼，伊犁老城种麦子的马义良，还有广宗寺送我灯的这个老喇嘛……

我跟他们从没见过，却好像早就认识。

这是我的江湖。

两个江湖，一个在心里一个在身边，一忽儿在百年前一忽儿在当下，时空瞬间跳跃，心境恍若隔世。什么叫“沧桑”？辛稼轩有句：“叹人生、哀乐转相寻，今犹昔。”说的可不就是这？

以寻故人之心走进江湖，蓦然发现一个阔大的世界在身边，是现实中国的现实人生，是这个越来越不淳朴的世界里那些依然淳朴的人。中国文人的理想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原来意在发现，发现生活是什么，明白该怎么生活。

该怎么生活？这个题目不好说。要我说，如果不能像苏东坡那样——光风霁月；就该像我路遇的乡亲们那样——善良淳朴；苏子是二者兼而有之的，他一生在政治旋涡里，却从不被邪恶腐蚀，高高超越于那些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，林语堂说他是“一生载歌载舞，深得其乐，忧患来临，一笑置之”。他靠的是什么？我以为，是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文化人的责任感。古代文人以报国为己任啊。一笑置之，因为他深知，以那样的标准做人，不讨巧而“讨嫌”，忧患来临是必然；但他又是“老百姓之挚友”（林语堂语），所以生活于他，总不至于绝望。岂止是不绝望？不管给贬谪到哪儿，他都能在那地方活得有滋有味——也自然，在官场之外，他有一个更广大的江湖呢！

想来我的舅高祖长庚将军也该赞佩苏子的作为，他有手书留下，蝇头小楷，抄录汉代刘向的《说苑·君道》，头一行是：“禹下车泣罪曰：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，寡人为君，百姓各以其心为心，是以痛之。”

是以痛之。这个痛字，含义深长，长庚将军想必为此沉吟良久。

老屋旧瓦，残垣断壁，山河依旧——物是人非吗？我以为是血脉绵延，比如我和我的先祖，我看他们，以一颗血脉相连的心，就看见了历史看不见的东西——荣辱背后的真心，作为人的真感受，并由此发现了生活的真相：淳朴地生活着，就是好的人生。这于我，真是大安慰。

2010年9月15日 于北京



第一声

长庚应伴残月

——绥远将军衙署寻长庚遗踪

清末伊犁将军、陕甘总督长庚的独子、我祖赵欣餘壮年像。长庚身后寂寞否？好在他还有我祖赵培元（祖字培元）为他吊丧，大总统也派专员吊唁。大约六十年后，我祖赵培元辞世，情形跟他父亲似有天壤之别。这一对父子，生的志向不同，死的情形迥异。

长庚，就是金星，又叫启明星、太白星，古人不知道它的运行轨迹，把早晨和夜里的金星当成了两颗星，早晨在东方的叫启明，夜里在西方的叫长庚。辛弃疾有词：“万事从教，浮云来去，枉了冲冠发。故人何在，长庚应伴残月。”（《念奴娇·瓢泉酒酣和东坡韵》）

中国历史上有个人叫长庚，《清史稿》载：“（长庚）字少白，伊尔根觉罗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”从光绪六年起，长庚历任巴彦岱领队大臣、伊犁副都统、驻藏大臣、两任伊犁将军、兵部尚书和陕甘总督，戍边安民，政绩斐然，史书上都有记载。

这个长庚，是我外祖母的祖父，我的舅高祖，北京人俗称：高舅姥爷。

2008年9月5日，由北京出发，经张北草原，向呼和浩特，到绥远将军衙署，寻长庚遗迹。

寻根，给人说多了，有媚俗之嫌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想寻自己的出处，却自然。

历史忽然近了。家国、血脉，那曾经的一切，不再只是书上的年表，而是我的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祖母和他们的人生；那些耳熟能详的名词——太平天国、伊犁将军、义和团、端王载漪、慈禧太后、八国联军、庚子赔款……串起来，竟成我家族故事的主脉。

我站在地图前，看内蒙、宁夏、甘肃、新疆、西藏；呼和浩特、贺兰山、阿拉善左旗；中卫、兰州、张掖、伊犁、拉萨……

遥远又苍凉的地方！它们，从不在我的生活里。

现在，这大片的土地，横亘在我眼前——中国西北边疆，那才是我最该去而未去的地方！

为什么没早点去呢，在历史和现实还紧紧相依的时候？



外祖母、长庚的孙女赵诵琴的青春肖像。

历史是他们，现实里有我。

他们，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人，我的外祖父母。

1963年11月，跟所有的冬天没什么两样。楼房里马上要来暖气了。我们家没有暖气。我们家，就是姥姥家。十年，从襁褓里开始，我跟他们拥有一个家——北京西城区麻花胡同九号，我们取暖做饭，用蜂窝煤炉子。

那年姥爷六十二，姥姥五十。我被收留在他们的羽翼之下。1963年出生的人，胖的少。三年饥荒，在妈妈肚子里就没得吃。我生出来黑瘦，妈说：“小手像鳄鱼爪子”，而且多病——夜哭郎。姥姥接下我，她从此不得安睡。据说婴儿每天看着谁，就长得像谁。我看着姥姥，她秀丽的脸虽然憔悴，却依然秀丽——慢慢的，我变好看了。

“文革”很快开始，他们受难，老翅尽折。抄家了，姥爷突发脑溢血，此后十三年，半身不遂。

父母把我接回他们家。那会儿我就是觉得，父母的家是他的，姥姥家，才是我的。

好多天，我不说话，只发呆。父母很急，不知道孩子怎么了。想

是抄家吓的吧？问我，我只说一句话：想姥姥。没法，父母又把我送回去。小姨见我那样，抱着就哭，说伦儿你怎么了？小姨是姥姥四十岁上得的老闺女，只大我六岁，我们相处像姐妹。见她哭，我也哭了。这一哭好了，算没落下病。

人说，老人带大的孩子心眼好。我母亲总说：不该让你学文学，那么多愁善感的，干吗？说这话的时候，她四十，我十几。现在我到了她的年龄，不再多愁，从前是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，但还善感。不是什么优点，却难改。我想说，那不是文学的缘故，是我的姥姥和姥爷，是他们的爱和人生，让我成了这样的人。尤其是姥姥，她的美丽聪慧出类拔萃和坎坷跌宕泥淖里的一生，叫人不忍想起。

应该说，今天的寻找，是因为想念。我想念他们。年龄越大越想念，我要找到他们出生、成长、歌哭过的地方，走过看过抚摸过：老屋旧瓦，残垣断壁，山河依旧，物是人非——我好像拽住了一个绳头，这一拽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那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。我从来不知道，那些在书上念过多少遍的名字，曾经跟我最亲爱的人密切相关。我看见他们的生活，祖父、曾祖、高祖，他们的人生，正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的缘由。

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？

长庚的独子赵欣馥，字培元，我外祖母的父亲，我叫他“祖”。

有关长庚的文字中多提到我祖赵欣馥，他有文《回忆先父陕甘总督长庚在西北的四十余年》（《文史资料选辑》总第120辑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提供了关于长庚生平的第一手资料。

长庚原籍江苏江宁，就是现在的南京。祖上宋朝臣民，随徽、钦二帝被俘入金，赐赵姓。到了元、明时期，家族壮大，奉命迁到叶赫河一带自成部落。叶赫河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境内，是明代海西女真四部之一叶赫部的发源地。清天命四年，清帝赐赵姓部族“伊尔根觉

罗”，正黄旗。

长庚兄弟十一人，他排最末。太平天国农民军血洗江宁，长庚家族五十几口人遇难，父兄惨死，只有他和娘幸免。娘多病，是由他背着，从江宁逃到绥远的。他们投奔的，是当时的绥远都统：景廉。

绥远，今天叫“呼和浩特新城”。

景廉把他推荐到恭亲王府办事，后来又乌鲁木齐都统平瑞帐下当幕僚。乌鲁木齐南山回民起义，围困乌鲁木齐城，平瑞自尽，长庚正在他麾下。在《乌鲁木齐守城记略》里，长庚讲述了“三月扼守孤城”的事。

平瑞死了，长庚回到归化。

归化，今天的“呼和浩特老城”。所谓归绥，就是归化和绥远的合称。《绥远旗志》上说：

绥远城在归化城东北五里，周九里许。两城倚角而当关外之冲，扼陇西之隘，谓北门锁钥者寻询无以兹矣。

绥远，是打开中国北门的钥匙。

同治六年，1867年，长庚奉命离开归绥，到山西当县丞；同治十一年，伊犁将军荣全请他到新疆塔尔巴哈任职，从此跟新疆结下不解之缘。

绥远，长庚从这里开始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。

二

绥远将军衙署旧址，在呼和浩特新城西街路北。门前闹市，车水马龙；对面玻璃幕大楼，巍然耸立，硕大金字在夕阳中熠熠生辉：民主党派大楼。

从北京，一口气四百公里，下午四点，到将军衙署。我外祖母有话：人是地里仙儿，今儿在这儿，明儿在那儿。停车场在衙署和民主



绥远将军衙署大门，布赫手书：漠南第一府。

党派大楼之间，两边各一条马路；过了北边这条，就是衙署。路窄，却忙——摩托车接踵而过，如鱼在水；油门声刹车声不绝于耳。

隔路看去。红墙灰瓦，飞檐画栋，门边红墙上有黑色石碑，上写：清·将军衙署旧址；门额上是布赫手书“漠南第一府”。

当年长庚和娘从江宁逃出来，投奔的就是这儿。

绥远将军衙署照《大清会典》里八旗驻防城的规制建造，布局、结构、形制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营造规范和技术水平，称得上是一处完备的清代建筑博物馆。

砖木结构，占地三万平方米，六进院，前公廨，后内宅。主建筑都在中轴线上，由南往北是照壁、正门、仪门、大厅、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、四堂；左右对称有便门、厢房、耳房、东西跨院。照壁高大，匾额上书“屏藩朔漠”，是保卫边疆之意。

绕过照壁，进得院来，先见大树两株，苍郁繁茂，左右分立堂前。问什么树，说是丁香。

丁香是我们的市花，这姑娘又说。

她，脸儿圆圆的蒙古姑娘，衙署的导游，老是笑咪咪地朝你，不笑不开腔。说女人可爱，不全在五官；蒙古女人可爱，最在那个笑。笑

腮粉红，牙齿洁白，门牙略大了些，小兔子似的，却不丑；栗色短发齐肩，配翠蓝仿缎银镶边的蒙古袍，脚上一双白旅游鞋，矛盾的统一体，也不丑。

问贵姓。她害羞地笑，说丽娜。问姓丽么？答姓包，包丽娜。

蒙古人跟美国人有点像，天真，可亲，不设防。

美国人初次见面，也愿意先告诉你他的名儿，才说姓。汉人不同。一般问贵姓，必答免贵，姓包，那你只能称她包小姐或包女士了。美国人喜欢人家叫他名字，杰克玛丽彼得苏菲，上下级之间混熟了也这么叫。

院里的丁香几乎都是百年老树，粗干，苍郁，结了苞，一粒粒，白果大小，颜色也跟白果相仿，淡黄微绿，只是头上带个小尖，硬硬的，看上去不像花蕾，更像果实，在碧绿的枝叶间，成簇地生着。

说女人如花，若用花比女人，丁香该是个清幽娴雅的女子，要生得



丽娜——蒙古女人可爱，最在那个笑。